

風貌

無人不道小思賢

柳蘇

——香港新文學史的拓荒人



告知小思柳蘇寫她，她說：「文章早看了。」原來柳蘇早已託人把稿件交給小思過目。小思說：「我對他說，文章最好不要出了。」但柳蘇畢竟仍是交給了月刊。對於柳蘇在文中的種種褒揚以至題目，小思說：「了解我個性的人都知道我不會喜歡。」我說，想做點修改嗎？她連忙說不。這是我理解，因為就是對學生的文章，她也不隨便更易別人片言隻字，更何況對方是自己的老師輩；而且，她一向最反對「干預」，要她因個人好惡而使「橫手」改人家的東西，她絕對不會，「這是原則問題」，她說。這真為難了，所以說到最後，她也是沒奈何地嘆了口氣。

雖然明白她的感受，但我又覺得文中所云既是事實，柳蘇要「揚善」又何妨？更何況，在這個瀾漫着末世情調，生活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朋友在上海參加了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後對我說：「小思真是有個性！」原來香港的小思和臺灣的應鳳凰她們都去參加了會議，而且帶了重得不能再重的大批資料去，使看到的人都感動。會議結束，照相留念，要女性們蹲在前排，這時小思不幹了，「爲什麼總是要女的蹲？」有些蹲下了的也被她拉了起來，終於改變了局面，蹲下來的是男性，女性們這回用不着「折腰」。「小思真是有個性！」

還不僅僅這樣。

版本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一位主任不止一次說過：「你沒有看過小思講課，那完全是另一個人，渾身是勁，簡直像一頭獅子！」

認識小思的人都不會把小思的形象和獅子聯在一起的。她溫文爾雅，瘦小柔弱。然而，當她全身心投入工作時，卻顯出了別有氣勢的英姿，使她的同事不由得不得爲之動容，讚歎。

小思是筆名。她的原名是盧璋鑾，另有筆名明川、盧飄。

處處教人喪氣的城市中，小思這樣的一個人，令人感到這裏還有希望：因爲這裏仍然不乏對小島充滿感情而肯堅持爲它做些貢獻的人。

——編者

她做過多年的中學教師，現在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講師。

她以寫散文著名，近年又以研究香港文學著名。

發表散文時，她是小思或明川，發表有關香港文學的研究文章時，她是盧璋鑾。

當然，盧璋鑾首先是老師，然後才是作家。由於她的學生不少，叫她「老師」的人因此很多。

但她給我印象很深的事情，卻是一邊叫人「老師」，一邊執弟子禮甚恭地鞠躬如也。那人是她讀大學時的教授，是我的前輩朋友，因此我這做朋友的也被她叫做「老師」了。有時和那位朋友在飯館裏吃飯，忽然她出現在眼前，叫起「老師」，鞠起躬來，我就不免暗自好笑，因爲她是那樣認真地折腰爲禮，甚有古風。

不過，我有時也叫她「老師」的，因爲我也有年輕的朋友，是她的學生，叫她「老師」，我這就跟着叫了。這還因爲她確有值得尊敬之處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她不僅認真教書，也認真關心學生的生活。當她在中學裏教書時，學生病了，她像姐姐般地去照料。學生們不能不尊敬她，愛戴她。只能說像姐姐，因為她教中學時還是青年，現在也還是進入中年不久。她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九三九年出生的。她出生的前一年，日軍炸毀了豐子愷的緣緣堂（浙江石門）；她出生的第三年，日軍進佔了她的出生地——香港。

這裏要特別提到緣緣堂，是因為她和豐子愷有着特殊的因緣，還因為我認識她也多少和豐子愷有關。

早從畫裏識明川，日月樓邊文字緣，
話到香江文苑事，無人不道小思賢。

卅年香海信為家，亦有閒情悅歲華，
新月一鈎如水夜，明川小品玉川茶。

前兩年，寫了這樣兩首（贈明川）的小詩送她。「文革」當中的一九七三年，我忽然接到從日本京都寄來的一封信，詢問豐子愷的近況，由於我當時在香港報紙上寫了一篇短文，談到了豐子愷，寫信人的朋友把它剪寄給這位遠在京都的「豐子愷迷」。她

想知道更多的信息，就寫信給我。她就是小思。我雖然沒有見過她，卻已經從文章中認識她了。就是那些發表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上後來印成了書的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。那些每篇不過兩三百字的短文，文字精緻，情致動人，十分可喜！使我早就有了「小思印象」（文章發表時用的筆名是明川）。這就是第一首小詩第一句的由來。日月樓，緣緣堂，是豐子愷的樓堂。

這些《選釋》是一畫一文，雖說是「釋」，其實多是作者的自我發揮，並不只是用文字為畫圖作注解、說明。豐子愷有一幅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，明川配的文字是——

「人的一夜，遇上過多少個一鈎新月天如水的夜？」

「此夜，可能是良朋對酌，說盡優話癡語。」

「此夜，可能是海棠結社，行過酒令，填了新詞。」

「此夜，可能是結隊浪游，讓哄笑驚起宿鳥，碎了花影。」

「此夜，可能是狂歌亂舞，換來一身倦意，卻是喜悅盈盈。」

「但，誰會就在當下記取了這聚的歡愉，作日後散的印證？驀然回首，人散了，才從惘然中迫出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

雙子愷的漫畫：〈人散後，一鉤新月天如水〉。（選自《雙子愷漫畫選輯》，明川選輯，1976）

一股強烈的追憶，捕捉住幾度留痕。

「聚、散、聚、散，真折煞人了。」

這些顯得錦心繡口的文字，是出自只不過二十三、四歲的女孩子之手。小思當時還在讀大學，也許是獨立的新亞書院，也許是已經併入中文大學了的新亞書院。

當小思還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時，老師送了她一本唐君毅的《人生之體驗》。讀了以後，她就下了決心，要考上新亞，做唐君毅的學生。那需要努力，要爭取獎學金，才能進新亞門。她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受教於唐君毅。一本《承教小記》就是以悼念唐君毅的文章為書名的散文集，書由明川出版社出版，很像是為了紀念這位她最尊敬的老師而自費出版的。

新亞畢業後，她讀了一年師範學院，使她成為中學教師。教了七年書以後，她在唐君毅的推薦下，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工作，這一年使她後來成了研究中國文學、香港文學的學者，成了大學的老師。她原來準備去京都兩年的，誰知預算做錯了，沒有把買書印資料的費用打進去，帶去的錢一年就用完了，平日省吃儉用，看到好吃的雖然口饞，卻不敢去買，臨到要回香港，還是靠向朋友叫「救命」才有了盤纏，才不致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

流落異國。

回香港後，她又教了四五年中學，才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，然後轉到中文大學中文系，而助教而副講師而講師。一九八一年，以《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》的論文，取得了港大的碩士學位。這就宣告了她對香港文學研究的正式開始。

香港，長時期被人認為只是「沙漠」，沒有文學，更不要說香港文學的研究。其實，文學是有的，新文學也早有了。倒是香港文學的研究才真是直到近十年才有，要說香港新文學史，小思就是拓荒人。她的一本《香港文縱》，寫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，就是第一本這樣的書，儘管她自己說，這只是史料，還不是史。

在京都的日子，她意外地發現，京都大學藏有非常豐富的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書刊，她立刻被吸引住了，每天去看，每天去抄，抄下了三大本筆記。這些資料使她感到，中國作家有過兩度「南渡」到香港，以香港為基地展開大量文化活動的事實，這些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一頁，而一直沒有被人好好重視、研究、寫作。從這出發，她更感到這也是香港文學史的重要一頁，不僅要寫入中國文學史，而且可以寫出單獨的香港文學史，當然，這還需要以香港本地作家的創作活動和別的文化活動

為主。她把研究的興趣放在這上面，就這樣，她展開了艱辛的拓荒工作。

她把自己稱為「掘文墓的人」。她有一篇自道甘苦的《掘文墓者言》。「發掘文墓者和揭開文墓」者，這是錢鍾書給專門翻出湮沒了很久的文章的人的稱號。流離和動亂，使許多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湮沒了；作者為了「悔其少作」或別的原因而放棄一些作品不編入集子，也可以使它們湮沒。小思說——「……這些消失了的文庫，就埋在世上不同的『文墓』裏——圖書館裏浩如煙海的報紙雜誌，得等待有人去發掘。」

「我不知道這樣子『掘』，會不會引起作家的不快，但在我自己，卻是興味愈來愈濃。從塵封發黃的紙堆裏，翻出一篇名家不為人所知的作品，那『眼前一亮』的快樂，那『唯我獨得』的成功感，恐怕只有同道的人才能理解。」

「多少年來，坐在故紙堆前，細心一頁一頁翻閱，有時連續翻了五六天竟一無所獲。擦了幾回倦眼，舒了幾次因久坐而痠痛的筋骨，仍舊坐下來，繼續工作，而又不肯言休的堅持，恐怕也只有同道的人才能理解。」

在這樣發掘的甘苦外，還有豐收的苦惱。她說：「枯坐幾天，找不到一條有關資料，或忽然發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

京都大學收藏的資料令小思着迷，而京都這個地方，猶如「細雪，不成絲不成片，卻無聲地濃濃鎖住」小思的心。圖為日本電影「細雪」，拍攝的背景正是京都。

現一個資料羣，那種苦樂，真不足為外人道，而回到家裏，身陷資料卡片大海中，一時無法整理出頭緒來的苦惱，更有「以有涯逐無涯」的惘然。但我依舊做下去，就是對自己訂下的目標，堅定不移。」

她說，她的堅定、堅持，一個原因是無法擺脫。開始沒有預計到發掘所觸及的層面有那麼龐大，等到資料愈來愈多，才感到力量單薄，時間不足，「可是那時已經無法『自拔』，只好硬着頭皮做下去，直到現在，卻又已達到『欲罷不能』的境地了。」

她的發掘不僅是挖「文墓」，而且也挖向活人，從香港到上海以至南京、北京，她還訪問或接觸了二十多位作家或作家的親友，取得生動具體的口頭資料。

這樣不倦地發掘，終於有了不斷的收穫：一本《緣緣堂集外遺文》出來了，一本《香港的憂鬱》出來了。《憂鬱》是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一的「文人筆下的香港」，搜羅了從聞一多到徐遲有關香港的詩文，被當做書名的《香港的憂鬱》是樓適夷的作品。許多作者很可能自己也忘記了曾經寫過這些篇章的吧。

而更應該重視的是她一點一滴地發掘出了香港新文學史（或者說史料），一本《香港文縱》出來了。這本包括十篇文章的書，從香港早期新文學的發展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一直寫到陶行知、茅盾、蕭紅、豐子愷、戴望舒在香港的文學、藝術活動。陶行知主要是抗戰宣傳和教育活動，但也有文學活動，寫他的「陶派詩」。小思第一個就寫陶行知，也顯出了不失她自己從事教育工作的本色。

小思曾經表示過，教學、研究、寫作，她是把教學放在第一位的，研究其次，寫作第三，儘管她的作家的名聲比老師的名聲還要大，而她因研究香港文學贏得的學者之名，又是和寫作不可分的。

她把這些新文學史料的搜尋稱為「漫漫長路上的求索」，自稱是這一條「漫漫長路上的求索者」。在這方面，她已經頗有名聲，內地不少人都知道她在這方面的收穫和收藏，不少人向她要資料，不少而且要的是自己的資料，自己沒有，小思卻有。這就給小思帶來不少麻煩。她也是忙人，卻不得不擠出時間抄列或複印人家的資料，複印還得付費用，而她對人卻是免費的。她雖然樂於助人，有時卻也不免爲了來人用一副理所當然、受之無愧的姿態向她索取，而使她感到不快。說來慚愧，我也是一再向她有所需求的人。我只是用「話到香江文苑事，無人道小思賢」的詩句來向她表示敬佩和感謝！小思希望有一個機構，一筆資金，更多人力，蒐集、整理資料，系統出版叢刊，免得她一個人老

是做「義務資料供應人」，這總有一天支持不下去。資料不能任它塵封，要公之於衆，這也不是一個人能夠負擔得起的。香港不乏願意向內地作文學捐贈的人，希望他們也能看看身邊，爲本地的文學事業慷慨一下！聽說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決定辦一個史料學的刊物，也許要解決這個香港文學史料的問題也有了希望。

我們還需要看看作爲作家的小思。我說的是她的散文。她是以散文起家的，儘管她把自己的寫作貶低到第三的地位。我想，她說的寫作，主要是指散文，而不是那些研究之作的學術論文或非論文吧。

文如其人，她的散文是自有特色的。像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那樣的文學，就是很少見的小品文。既是以文「釋畫」，又是自我發揮，許多篇就是散文詩，而且是一寫幾十篇之多！那是她的「少作」，也許有人覺得「淺」，我卻感到「此中有真意」、真情！「淺」得也有味。「明川小品玉川茶」，盧仝的茶我自然因「予生也晚」而無福消受，盧騷（或盧瑋鑾）的小品我卻是品嚐、欣賞了。

她後來的散文主要是在報紙上寫專欄，而又多半是和別人一起寫一個專欄，不像許多別的作者，一人一個專欄天天寫。不肯天天寫，也多少顯出她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

書名是夠嚴肅的了，內裏的卻盡是深情而蘊藉的文字。

寫作態度的認真吧，不亂寫，不寫那些沒有意義的東西來湊數。

她參加寫作的一個專欄叫「七好文集」，作者都是女性。「七好」，可能就是七個女子之意，也可能更有七個好女子之意，還可能有七女好文章之意吧。小思的《路上談》、《承教小記》、《日影行》、《不遷》和《葉葉的心願》這些散文集，就多數是「七好」專欄裏的文字。此外，還有和別人的文章集中在一起的《三人行》、《七好文集》和《七好新文集》。

在《七好》當中，小思的文字顯得飄然出羣，不是言之有理，就是言之有情，總之是言之有物，言之有味。《承教小記》中好些篇是紀念她的老師的文字，《葉葉的心願》中更多的是寄語她的學生（中學生）的文字。初時真沒有想到，在《承教小記》這樣嚴肅的題目下，會有那些很為可讀的文章，使人感到有益。

但我更喜歡她那些即景抒情之作。好像這《不追記那早晨，推窗初見雪……》——

「不追記那早晨，被窗外白光驚醒，推窗初見雪的心情了，就自春分之日說起吧！經過兩天的微雨，釀出了一點兒暖意，等再放晴時，滿街的楊柳竟然已經帶了嫩得宛如輕輕一彈便碎的綠，而人們也在緊張地預測花開的日子了。只算過一天認真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

暖，櫻花在一夜之間，便開了七八分。她開得如此突然，使人沒法子想不到她凋落得快……必須趕快去。櫻花絕不可以逐朵細看，該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矇矓，遠望似一層微紅的輕霧，罩在此間人叢。當我在垂柳垂櫻間分花拂柳而行時，只驚訝日本人的狂歌大醉，和由朝至暮，甚至挑燈去賞櫻的行徑，竟忽略了看櫻的豔。在花開的第四天晚上，一陣不大經意的夜來風雨，到早上出門，地上滿是未殘的落花，而風一來，更飄得人肩襟都是，這時刻才悚然察覺櫻的淒豔。我繞道而走，只為真的不忍踏住落花。裝束古樸的大原女用竹帚慢慢收拾殘局，京都人又去賞滿城皆綠的新綠時期了。果然，好像也只不過一夜之間，所有樹葉都冒了出來，定一定神看，楊柳已經變成放蕩的冶綠。有點情緒追不及景色的變換那麼快，但必須趕，因為還要看杜鵑花，紫藤花，鬱金香的開謝。現在人們又備好雨具，等梅雨天，去西芳寺看苔。「這是寫京都。」

看苔，小思是能欣賞苔色的，不但到京都的苔寺盡情欣賞，還在香港的家中種上了小小六盆的青苔。她說：「苔有個優點，滿園皆是的時候，人們自可把她當成深思哲者；在小得不滿兩吋的小盆上，她仍不失那股幽深。」有時候，我真想說小思有些像苔，雖然我並不認為她是「深思哲者」，只是

感到不求禮豔的幽深。有人說她的散文似秋菊，這也對，人淡如菊。而文如其人，似苔不也很好麼？

不要看苔色平平無奇。苔是有個性的。

小思是有個性的。

不要看她那麼溫文，有時她就是「獅子」，不僅在講壇上才是。她讀了蕭軍的《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》，深深感到蕭紅在死去了四十年後，在絕無還擊、辯白的情況下，被她曾經愛過的男人把情信公開，加批加注，以示「她弱我強」，這實在太不夠道義了。蕭軍會說，「敵人大可利用這些注釋」，像「借箭」般借去，再「射」回他身上。小思就這樣地寫了散文《借箭》，而且大聲地宣告：「箭，我是借了，也射回了。」那時蕭軍還在世上。小思是不惜被指為「敵人」，毫不在乎地借了、射了——「小思真有個性！」

她的散文不僅是幽情、柔情，也有諸如此類的激情。

她的散文為香港報紙的「塊塊框框」專欄做了一個證明：那也是文學，至少那裏面也有文學，而不是全是咬了片刻就必須唾棄的香口膠。

小思！小詩加小獅——這奇妙的結合！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